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六	三	五	五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	四
書	三
	一
	二
	六
	五
	四
	一
	二
	六
	四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15
冊數	126	(26)
函號	276	2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毛詩注疏卷第十三之三之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

承直郎司業臣楊起元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書重修

毛詩小雅

谷風之什詰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 谷風三章章六句至

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  
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  
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

田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雖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邾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言天下俗薄曰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記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句吳皆能教之

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

###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傳

與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云

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與者風而有雨則潤

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谷將恐將懼維予與

音穀

### 女

箋

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丘勇反註下同女

音汝厄本又作阨於革

反難乃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傳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

棄

箋

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

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樂音洛

疏

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神

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行以與良  
 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  
 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恐  
 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  
 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  
 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  
 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  
 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  
 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  
 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傳言朋友至  
 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屨  
 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  
 ○傳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  
 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  
 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  
 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習習谷風維  
 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習習谷風維

風及頹

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  
 相須而成○頹徒雷反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云寘

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寘之

將安將樂棄予

如遺

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  
 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頹使之  
 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  
 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也德既由友而  
 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苦厄  
 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  
 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  
 我也○傳頹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頹  
 扶搖謂之焱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  
 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

風從上下曰頽。颯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頽者風從上而下之名。颯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颯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焱不復為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云此言東

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

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

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回反嵬五回反

又反下同。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云大德切。磋以道

相成之謂也。磋七。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

何反。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

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與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與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而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此言至小訟註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此言至小訟平。○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

行之上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為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為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為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為名非以四時並稱則夏之東風猶為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

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

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註除

疏蓼莪六章上下

各二章章四句

鞠養也穀養也一字餘並同  
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由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持左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傳

興也蓼莪長大貌

云莪已莪

我蓼長汰貌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

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爻

哀哀爻反皆同思息嗣反

母生我劬勞

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

長已之苦

疏 蓼蓼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

反謂之維蒿以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

我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

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待養精神昏亂故視

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為恨言可哀之大可

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

以深恨也○我己至其事○正義曰視我以為非我

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

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我為蒿以喻眾事

皆然故喻憂思難在役中心不精識我為蒿以喻眾事

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也 蓼蓼者我匪我伊

蔚傳 蔚社故也○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云

瘁病也○瘁似 蔚傳 蔚社故也○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云

醉反 蔚傳 蔚社故也○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云

蔚傳 蔚社故也○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云

蔚傳 蔚社故也○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云

蔚傳 蔚社故也○蔚音尉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云

餅之聲矣維壘之恥

餅小而壘大壘盡也

小而盡壘大而盈言為壘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

恤寡○餅蒲丁反聲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寡也 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

言也○鮮息淺反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 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

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

不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韓詩云 餅之至靡至

器大餅器小酌酒者當多酌壘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今餅之既盡矣而壘尚盈滿是為酌壘者之恥也  
以與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主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父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已父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餅小至恤寡○正義曰釋器云小壘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壘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壘盈言爲壘恥者是爲主壘者之恥卽酌者也以壘大似富衆餅小似貧寡然壘餅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壘而少酌餅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俱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竭亦爲均也今餅盡而壘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

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餅盡則壘盈矣壘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壘者恥以喻王恥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今生我

母今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傳鞠養腹厚也 箋云父今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摺音撫

顧音故覆 摺音撫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箋云之猶是也義欲

報父母是德昊天在乎我心無極 疏父兮至罔極○毛

以爲此言父母生



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因懷  
姓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途我覆育我顧視我  
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  
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  
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釋以  
腹為懷抱為異○傳腹厚○正義曰釋詁文○釋父  
兮至懷抱○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  
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  
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  
反覆也復反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更轉  
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已  
非獨出入之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  
時故易傳也

發發疾貌

云民人自若

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

飄發發然寒且疾也○飄避逢反後

民莫不穀我獨

### 何害

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

此寒苦之害疏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在

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憺憺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

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

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甚

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

民至之害○正義曰自哀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

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

平非無閒豫之人故作者言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已徧苦得稱民莫不穀也傳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卒

子恤

言正三之一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

也曾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疏大東七章

反國名章八句至

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

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

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

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

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

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義皆刺賦斂重薄無怨有

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

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斂非力

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餽餽輸之勞即是役也四

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

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

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

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

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廢職由此

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

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

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

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

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

萬曆十七年刊

卷之三

有饒簋殮有抹棘匕

傳 與也饒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

也抹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箋 云殮者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養饒以其爵等為之牢禮

之數陳與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饒

音蒙

簋音軌殮音孫抹音糾又其牛反下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

傳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砥之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箋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

之共之無怨○共音恭

本又作恭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瞻反

顧也潛涕下貌

箋 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

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瞻

音卷

木又作眷潛所姦反說文作潛云涕流貌山

疏 有像

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為于偽反

疏 至出

涕○正義曰言有饒然滿者簋中黍稷之殮也有抹

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殮以

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奉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與

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

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

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履而

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

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

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濟焉為之  
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饗滿至赤心  
。正義曰簋以盛饗饗為其狀故知饗滿簋貌也主  
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  
之通例皆簋盛稻梁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抹為  
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  
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  
食必體解其肉之胙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  
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  
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  
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  
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  
必取赤心為喻。禮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羹饗  
之所用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  
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饗是也必先設之  
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註云食不備禮曰饗對饗  
陳之犬為不備司儀註云小禮曰饗大禮曰饗饗是  
也言凡饗饗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文

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三公饗五牢饗餼九牢侯伯  
饗四牢饗餼七牢子男饗三牢饗餼五牢諸侯之朝  
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註云凡大行  
人宰史眾臣從宿者也行人主禮宰史具史主書皆  
有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  
陳者爵卿也則饗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饗大  
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饗少牢饗餼大牢此降小禮  
禮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  
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  
言此證饗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  
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  
世隆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  
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  
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  
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正義  
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碣丹以砥石能磨物使  
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  
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

萬曆十七年刊 寺庵

平互相通也知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玉道所行  
唯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  
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  
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  
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  
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歛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  
者以言周道為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  
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祭祭衣服鞞鞞佩遂是濫賞所  
及亦是賞罰不平也○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  
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  
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  
倣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之二  
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斂之  
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  
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小東六東杼柚其空傳空盡  
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也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

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

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杼

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傳佻佻獨行

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

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

今以履霜送轉譚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

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屈黝反屨九具反佻徒彫

詩作耀耀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窕非也周行傳既往

戶郎反註周行下載施之行并註同譚音運箋云既盡收病也言譚人自虛竭譚

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

我心傷病也○音救疏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

音救

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

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則所賦斂者唯出於

衣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

子也因送轉餽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

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

空竭送餽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

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

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杼枹之

得上○正義曰上言杼枹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

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餽至京

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

其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

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

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

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以葛屨

為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箋曾無反

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正義曰聘禮云無

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

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有報也中庸曰

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

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

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

天子亦當有報故有列沕泉無浸穫新契契寤歎哀

此其所以怨之也

箋列寒意也側出曰沕身獲艾也契契憂苦

也憚勞也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

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國之  
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列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晷寢于鳩反漬也字又作  
浸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與  
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新是穫薪尚可載  
音但下同字亦作癉腐音輔朽也

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傳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

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  
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

事○蓄勑疏有列至可息○毛以為有列然寒氣之  
六反疏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獲之樵薪也以與

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  
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  
腐不中用故也以與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  
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亦不欲使周人極斂之  
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  
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餽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  
欲沈泉之所浸也况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  
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  
王之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猶  
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  
浸設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  
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穫為木名尚為  
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  
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傳列寒至  
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列是列為寒氣也  
說文列寒貌故字從木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側出  
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  
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為刈也薪當折之即云刈

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少者  
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  
獲落至為薪○正義曰獲落釋木文在釋木故  
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柶圈皮鞞繞物不解郭璞曰獲  
音獲可為柶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  
其皮堅鞞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鞞帶其材  
可為柶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東人之子職勞  
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傳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

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

箋

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

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

如是而已○來音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賈註同

舟人舟楫

舟人舟楫

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箋

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

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譚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

博熊羆在冥氏亢氏之職○羆彼皮反俄音接字又

作楫近附近之近下同博

音博冥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傳

私人私家人也是試

莫歷反用於百官也

箋

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

字又作寮同

疏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

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

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

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楫之

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  
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



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詰文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杖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東人至而巳○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為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于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以其漿言政偏鞞鞞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為異又是試為上之所用則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為臣

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遺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亢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亢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豳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嬖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或以其酒不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以其漿 ○ 或醉於酒或不得漿 鞞鞞佩璲不以其長

萬曆十七年刊

詩經卷之二

十五

朝朝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

其德刺其素飧○朝胡犬反字或作瑁瑁音遂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云監視也喻王闔置

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暫反闔音開字亦作開跂彼織女終日

七襄傳跂隅貌襄反也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跂說文作岐丘或

夷歷疏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

也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朝朝然佩其璫玉居其

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

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

今佩璫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

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

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

乎○鄭唯言佩璫云是玉也故朝朝為玉貌璫瑞釋

器文郭璞曰玉璫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

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璫者以瑞玉為佩玉

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身卑瑁瑁刺素

餐也某氏云瑁瑁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漢天

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揚

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

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

俾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

萬曆十七年刊

詩統卷之二

十一

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為星名箕斗  
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  
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  
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  
色而已無義例也○傳 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  
云跂項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  
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  
從日至暮七辰而復友於夜也○箋 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  
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  
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  
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  
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自卯至酉也言  
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也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傳

傳 不能反報成章也箋 云織女  
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傳

傳 睨明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  
批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 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

批服之箱○睨華板反箱息羊反何鼓胡  
可反又音河星名批頻忍反

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傳

傳 日日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  
為長庚庚續也箋 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

實光也 有捽天畢載施之行傳

傳 捽畢貌畢所以掩兔  
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 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

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疏 雖則至之行○正義  
曰言雖則終日歷七

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  
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

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皖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會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導乎又有據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免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為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註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栢也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旦至庚續○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將晨時也谷開也言開導

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曰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自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傳抹畢至掩免○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抹畢至掩免○正義曰上言抹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傳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免也○傳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註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免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傳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傳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傳挹斟也○歎波我友徐又府傳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主挹音搯。軒，知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斟。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翁如也。云翁猶引也。引舌者謂上

星相近。○翁許急反。柄，彼病反。疏：維南至之揭。○正

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斂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

有斗星，不可以挹。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斂挹者，維

南有箕，則徒翁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

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可虛列而

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斂揚下宜言米粟。作者

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翁其舌，文不

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斂之須舌猶挹之須

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

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

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

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

時，箕在南，前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入

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

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翁合。○正義曰：言合者，以

天星眾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按其舌也。○

箋：翁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踈狹而舌

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翁猶引也。引其舌者，謂

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踈因引之使相

遠而為

舌也。

###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疏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

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

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

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

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敷，是怨亂

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註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繞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

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三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許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

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  
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  
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  
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  
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  
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興之  
日月先後  
為章次耳

###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

矣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

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構古○先祖匪人胡寧

### 忍予

○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疏○四月至

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  
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  
酷至于今乃極酷也旨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  
曰惡如此故大夫作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  
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  
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  
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  
也月令季夏六月暑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  
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  
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  
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  
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  
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  
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  
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  
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  
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

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訃之為始  
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  
東山是徂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  
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  
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  
下秋多相繼也○傳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  
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  
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

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貪殘之政  
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淒七西反卉許亂離瘼

### 矣爰其適歸

傳離憂瘼病適之也○云爰曰也今政

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

### 禍必自之歸為亂

音莫○傳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

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  
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因此貪殘之  
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  
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  
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  
○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  
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  
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  
將有憂病者也請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  
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  
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冬日烈烈飄  
詩乃云歸於怙亂者是之歸於亂也冬日烈烈飄  
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  
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



風之疾也。○亟紀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云穀養也

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養

其餘○我獨至之害。○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

亮反○疏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

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山有嘉卉侯栗侯

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

人取其寶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

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據如父反廣雅云履也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傳廢快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

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太於惡

如字○音發快時世反下同○一本作廢其尤○山有至

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未也維在栗維在

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

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

人之傍上多賦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

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

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

皆病。○傳廢快。○正義曰說文云快習也恆為相彼

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太與鄭不同

泉水載清載濁○箋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

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相息亮我日

構禍曷云能穀○傳構成曷逮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

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自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

萬曆十七年刊

詩經卷之二

三

能善○曷善何為反相彼至能數○毛以爲我視  
 一云毛安葛反區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  
 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  
 其禍亂之行速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遠  
 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爲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  
 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  
 不如泉水有清者也○曷速○正義曰釋言文滔

滔江漢南國之紀

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

方○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太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

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外國使得其所○滔吐力

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

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

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行反

不知○瘁本又作萃

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

似醉反下篇同滔滔大水貌與吳楚強盛言神

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

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

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

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江漢至其所○

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入江

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

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爲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

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

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爲盟主虜

以能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

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

云據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諸  
 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荆芋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  
 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  
 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  
 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今至不  
 ○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  
 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獫狁正中國也  
 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伐  
 之事謂之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  
 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夏  
 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  
 誌以為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  
 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匪鴉匪鳧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  
 于淵傳鴉鴉也鵬鳧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傳  
 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鵬鳧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

自然也非鵬鳧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

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鴉徒九反字

或作鷲鷲以專反鴉也鱣傳匪鴉至于淵○毛以為

張連反鮪于軌反鴉音彫傳鵬也鳧也貪殘之鳥乃

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鵬非鳧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

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

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

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

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

言若鷲若鳧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

於淵性非能然為驚駭避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

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為驚擾畏亂政故也○傳  
 鴉鴉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鴉鴉也從敦而為聲  
 字異於鷲也鷲之大者又名鷲孟康漢書音義曰鷲  
 大鷲也說文又云鷲鷲鳥也鷲鳥皆殺害小鳥故云  
 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

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鵬鳶也何則貪殘驕  
 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鱸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  
 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  
 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皆述毛說也○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  
 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  
 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  
 拘檻也桋赤棟也音苟檻音計棟所革反郭霜狄反  
 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月反桋木亦作蕘音夷枸

###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  
之木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與人  
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  
覆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  
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  
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桋赤棟○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桋名赤棟也某  
氏曰白色為柿其色雜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  
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也皮理錯戾好叢  
生山中中為車輞白棟葉員而岐為木大也

###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 養其父母焉

○使如字已音紀下而北山六章三  
註喻已同養餘亮反  
章章六句三

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  
 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  
 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  
 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  
 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箋

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

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

音起

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傳

借借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

箋

云朝夕從事言

不得休止

諧說文云強也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箋

云

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

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

音古

箋

陟彼至父

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葉之葉也

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與大

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

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借借然而強壯今為王

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僕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

之事無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溥天之

於我父母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傳

溥天率土濱涯

也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

不得何使而不行

溥音普濱音濱涯魚佳反字又作崖

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賢勞也

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彼自苦之辭

傳

溥

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又釋水云澍水涯孫炎自

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許濱涯浦

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

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

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

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

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則則云感國百里感處靡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傳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傍布彭反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傳將壯也

得已音以

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

獨又使我也○鮮息淺反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傳旅

沈云鄭音仙

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句乃勞苦使

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傳燕燕安息貌

**或盡瘁事**

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云不已猶不止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傳

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器古弔反號戶報反

**或棲遲**

協韻戶乃反按慘七感反字又作操

**偃仰或王事鞅掌**傳鞅掌于失容也

云鞅猶何也掌

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叩

仰鞅於兩反何戶可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傳

反又音何捧芳勇反

音仰本又作

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或出入風議或廢事不

為。云風猶放也。○風音諷。議如。○或燕燕至不為

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註。或不知叫號者。居家閒

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

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為者。定本集

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為異餘同

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

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

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以負荷物。則

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

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也。幽

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及見譖害。自悔

與小人並。○疏。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

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怨負及已。故悔之也。

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

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

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所進而悔者。知人則哲

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

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

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云將猶

埃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

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

○祇音支累劣偽反無思百憂祇自底兮疾病也

篇末同本或作辱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

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疾

反任音壬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愆起連反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於已以與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大適自憂累於

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

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

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

駕牛故酒誥曰聲榮車牛牛遠服賈用是人之所將

也○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

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以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

無扶進比無將大車維塵冥冥云冥冥者蔽人自

小人也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冥

力呈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煩煩光也云思

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謂不得出於光明之道○煩

反沈又無將大車維塵雍兮云雍猶蔽也○雍於

古曩反又作壅又無思百憂祇自重兮云重猶累也○重

於用反反又直直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二章章六句至亂世○ 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斯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總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雖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詩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我征徂西至于朶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九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 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朶音求 更音庚 有藥毒也○ 大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共音恭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註下皆同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

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

詩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我征徂西至于朶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九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

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

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

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

云憂之甚心中如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云共人靖共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言三之一  
三三  
○ 罽網也  
○ 罽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

故不敢歸爾○罽  
音古疏  
明明至罪罽○正義曰言明明

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

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專然無屈不伸勞

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聞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

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荒野遠荒之地其路

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

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口中之

為憂愁矣其夢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

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供具賢者爵

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

無此人悵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之狀我

等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

恐觸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罽明明至以刺

之○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三月之明察准上云然

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二年左傳曰日

上其中易豐卦象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照臨天

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知天日者以王者

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

也○罽荒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荒蓋地名

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

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

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

兩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毫遜于荒謂在

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

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客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適歷

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

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罽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彼西

至于荒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會而

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

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至之存省諸侯亦便大

萬曆十七年刊  
詩疏三之一  
三三

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  
 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  
 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主之大夫也牧伯部  
 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  
 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蹙也如此則爲  
 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  
 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太  
 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  
 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  
 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蓋  
 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  
 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共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  
 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  
 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編被天下主  
 無二王不得更有大夫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  
 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過亂迫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

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者可  
 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  
 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  
 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昔  
 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除陳生

○新也○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荒野以四月自謂

其時將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除直

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念我獨今我事孔庶心之憂

○矣憚我不暇○憚勞也○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

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

但亦作○念彼共人矐矐懷顧○云矐矐有往仕之志

也○音眷豈不懷歸畏此譴怒疏昔我至譴怒○毛以

向光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

我初發節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

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

閒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心之憂

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

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矐矐然情懷願欲往

任之慘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

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為

異言往至於光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

同○傳除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

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

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箋四月至不得歸○正義

曰四月為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

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

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於於

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

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

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為往到光野

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始行據彼言之

為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

彼地為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

此同洪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為冬則煖為夏矣若毛

以方煖為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未時尚有霜

不可云煖且爾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昔

我往矣日月方奧傳煖煖也○譴棄戰反怒乃路反

奧於六反煖音暄又奴

緩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傳慶促

也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復急

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感子六反獲

心之

戶郭反菽音叔

萬曆十七年刊 詩統三之一 三十五

憂矣自詒伊戚傳戚憂也云詒遺也我言亂世而

往自遺此憂悔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冒念彼共

莫報反又亡北反

人興言出宿云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云反覆謂不以正罪

見罪覆芳福嗟爾君子無恆安處云恆常也嗟

反註同

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

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處昌靖共爾位正

慮反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謀也正直為正能

正人之曲曰直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

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所若祐而

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子命不汲汲求

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蓋賢人則是治直吏反

庇音又本或

作右又作疏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

右並同

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

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

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

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

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

明之所聽祐之

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

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真正直故為神明聽

祐而用善人

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

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

汝是知未仕者

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

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

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靖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註云正直為正正己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修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嗟爾君子無恆安息○息猶處也靖謂之汝位也

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介景皆大

也○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汝以大

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alignment.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黃鳳翔

承直郎司業臣楊起元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止山重修

毛詩小雅

鼓鐘刺幽王也

疏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

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註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

會諸侯于淮土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乃於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易音

傷此毗志反為子

偽反下同儀象素何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云淑善

反皆錙名工音義

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

可忘疏鼓鐘至不忘○毛以為言幽王會諸侯於淮

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鼓擊其鐘而聲將

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

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直復悲傷

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於君子其用禮

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

唯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

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

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

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

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

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

已未知二者誰當毛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

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為之至尤甚

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

○正義曰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

子辭也服虔云儀象饗禮儀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

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

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倒者以證樂事故先言

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

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

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

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



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借又為和而不借差皆無  
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為作先王之樂於淮  
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鏡此言不信毛為  
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鏡不知  
何為如此作 **鼓鐘喈喈淮水泝泝憂心且悲** 傳  
故不言也 喈音皆 猶將將泝泝猶湯湯悲猶傷也 泝音皆 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 傳 回邪也。○邪似 **鼓鐘伐馨淮有三洲憂**

**心且妯** 傳 馨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 云妯之

言悼也。○馨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勑留反徐 **淑人君**

**子其德不猶** 傳 猶苦也。 云猶當作漼漼病也。○猶

鄭改作漼 **疏** 鼓鐘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

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之  
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  
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為幽王作先王  
正樂擊鐘伐馨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  
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  
以猶為漼漼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  
相為漼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一文知猶  
漼相近而誤。 傳 馨太淮上地。○正義曰馨即臯也  
古今字異耳韓人云臯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  
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  
傳 妯之言悼。○正義曰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  
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 **音** 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匹

縣音同也 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

縣音 **以雅以南以箏不借** 傳 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

樂夫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

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念反沈又于念反

居蔭疏鼓鐘至不僭。毛以為幽王既作淫樂失所

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

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

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

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如

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

也王何為不知此作之乃政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

示諸侯乎鄭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

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

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

堂下之磬鐘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

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

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

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

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

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

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

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

是也。以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鐘磬為堂下，故為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上革絲木匏竹。註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上革竹木亦和同可知。傳為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篋周樂尚武，故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三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既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曾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方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多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註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

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為  
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  
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為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  
辭。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于戚而言萬者舉  
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  
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籥為文樂  
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  
直據二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  
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  
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註云言其齊一是為  
不僭也

###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苦焉傳

田萊多荒茨棘

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疏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  
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  
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  
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  
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  
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  
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上樂業祭祀則鬼  
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  
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  
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  
並不執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  
明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  
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夷  
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  
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  
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

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及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也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及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於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摠言祭祀之事其享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

聯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如有清淨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緘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雅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設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嘗飲食共論一祭首尾接連而不得輒有釋祭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脾膂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釋祭安得以燔為脾膂也三章傳又曰且謂內羞薦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註云此皆朝事之豆邊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專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祭之未禮乎又釋祭主於事而事神禮簡三章

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為賓謂繹日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為影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

楚楚茨棘

貌抽除也

箋

云茨蒺藜也伐除疾藜與棘自昔之人

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

政以農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勅留反

徐直留反

魚世反蒺音疾藜音藜一音梨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

露積曰庾萬萬曰億

云黍與與稷翼翼蕃

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

美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

餘許同

積如字又子賜反蕃音煩廡音無又音武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

妥安坐也侑勸也

箋云享獻介助景大

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

室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

孝子後大福也。

妥湯果反侑音又生才臥反為其于偽反

疏楚楚至景福。毛以

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乎言我藝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

盛大者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  
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  
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醴酌醴饋熟  
酌盎以獻北至於尺醕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  
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  
祝以王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  
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正義曰經  
亦為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  
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  
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傳茨蒺藜至互辭○正義曰  
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  
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大宰九職一曰  
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庚  
○正義曰甫田言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  
曰會孫之庚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庚是庚未入倉  
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委粟是  
也周禮云野有庚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年曰庚

昭謂此庚露積穀也引詩云會孫之庚如坻如京是  
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  
也○傳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  
狀故言蕃廩貌釋詁云廩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  
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庚則庚在於空非有可滿之  
期言互辭者庚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  
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筭術古粟斛方一尺長  
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  
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  
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  
庚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  
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  
得萬億及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  
及億秭也○傳安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安安坐  
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以為勸者已飲食而後勸  
之亦是重報之義○傳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  
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月令命大酋  
為酒云林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

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為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總眾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為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藉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總辭也終祭皆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為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安也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註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如特牲註云朝事延尸於尸西南

面註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既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註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為尸尸為天子所尊已有為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柔鳥鷺云公尸來燕來寧註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

或陳于牙或齊于肉 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踰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

庚反註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脰而甚反齊才細反下

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祝祭于祊祀事

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祝祭于祊祀事

孔明傳祊門內也○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

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

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作蔡示門

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傳皇大保安也○云皇咍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咍之其鬼神又

安而享其祭祀○咍于况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反下篇同

無疆○云慶賜也疆竟界也○竟音境疏毛以為古之明

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踰踰然甚皆敬

慎乃鮮絜爾王春所祀之牛羊以牲為冬烝秋嘗之

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

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

者或亨煮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

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

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

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

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

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

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

萬曆十七年刊

寺流三之三

七

是有容也祭禮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齊濟踰踰也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饌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工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曰由名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穀注云腥謂以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以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一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

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曰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之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月體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於烝亨之後非文久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為長○初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閔謂之門李巡曰閔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初初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初注云廟門外曰初

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釋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箋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總濟齊踰踰以下故言明猶備也潔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釋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絜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箋皇睚至一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睚也泮水箋云皇當作睚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在義通不為例也先祖與神之也本其生存謂之祖

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為睚者以論祭事宜為歸睚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為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傳爨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胙骨炙炙肉也。○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爨七亂反註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廩力甚反胙音律音音寮脂膏肝炙之救反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肉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云君婦謂后也凡適

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

主共遵豆於取肉物肥胙美者也○莫音麥肉羞如

字內羞房中之羞

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胙字又獻醴交錯

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共亦作供音恭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

也獲得時也云始王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

人又自飲酌賓曰醴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

者於旅也語○醴市由反又作醴度如字沈

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神保是

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傳格來酢報也疏執爨至攸

為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踏踏然

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

脂而得禮也或燔燒臍脊以報陽者或炆炙其肉以

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

為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為釋而賓敬其尸

及令為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

故令賓客於祭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

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

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

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

王君臣不能然故奉以刺也○鄭以為俎孔碩謂為

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

之謂燔肉也或炆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

之用也為豆孔庶謂於先為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

胥王肅云取胙骨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率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割之取胙骨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註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胙骨燔於爐炭是燔胙肉也既以燔為胙骨故以炙為炙肉焉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燔燔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為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固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

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為正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燂之也故量人註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為爨而買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註云數多少長短若非爨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爨而買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胙骨燔之於爐此燔炙為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為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釋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註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傳莫莫至賓客。正義曰毛以孔庶為甚衆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

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滫醢也周禮醢人註云凡醢者必先臠乾其肉乃擗之雜以梁麩及鹽漬以美酒塗置餅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為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註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邊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衆為過常之辭而云為賓為客則所為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為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為薦是為客也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為賓也○君婦至膠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為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膠也釋言文舍

人曰庶衆也膠多也孫炎曰庶豆多也云膠然則豐昭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為俎孔碩類之宜為肉甚肥膠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簋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曰后主供籩豆故為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膠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為賓為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始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傳** 熯敬也 善其事曰上賚予也 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

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燠而善

反又呼但反賚如字 徐音來嘏古嘏反 芬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如幾如式傳幾期式法也箋云卜予也芬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

子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字云反嗜而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幾予

羊女反下同歆喜 今反女音汝下同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傳稷疾勅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禰取黍稷宰肉魚孺于醴以

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

釋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

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

而專反又音芮又而純疏我孔至時億。毛以為上反何耳誰反醯音海疏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

皆得其禮為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

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

孝敬亨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

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亦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即報以介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匡既勑二句為異以徂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既齊以下陳為嘏之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搗于醢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幸夫受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嘏辭以勑之末錫爾極即嘏辭之略也。傳燮敬至齊予。正義曰燮敬釋詁。事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我我孝至主人。正義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然此總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即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予

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詔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威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必必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足少也嘏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非嘏辭。稷疾也勑固。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齊減取至勑之。正義曰齊與賚古今字異賚訓取齊為減取非訓齊為減取也以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為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登



奠爵與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導受齊黍主人尊之納諸內  
 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  
 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搢  
 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  
 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導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  
 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  
 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  
 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  
 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  
 尸準此故為祝也知搯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  
 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辨搯于三豆有搯醢之事  
 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搯于醢以授  
 尸也既以搯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  
 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  
 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  
 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筐者以少牢宰  
 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

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  
 為別異之文也定本註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  
 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  
 于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  
 嘏辭無以言之此求錫爾極特萬特億是其辭之略  
 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  
 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  
 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  
 之事也求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  
 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  
 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為受嘏之禮  
**禮儀既**  
**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致告告利成也  
 五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徂位  
 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禮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傳

皇大也箋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謾所六反起諸宰君

也夏尸雅反

婦廢徹不遲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

饌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廢方味反徹

直列反去起呂

同反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

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

骨肉也疏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報之後言祭

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

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正

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利養之成

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鼓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

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

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

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鐘鼓

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

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

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

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

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

者出稍遠也此云但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

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俎

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

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於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

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  
告利成即云尸謏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  
祝入尸謏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  
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  
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  
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  
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  
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  
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  
尸載起即彼尸謏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  
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  
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謏大夫則祝入乃尸謏  
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  
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註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  
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  
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正祝傳皇為大言  
尊大之尸亦君義○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

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  
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  
神醉而尸謏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  
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註皆依釋言云謏起也又解  
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  
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  
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  
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尸出至為敬○正義  
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  
故此擊于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湯豆而已  
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遷知君婦遷  
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  
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註云膳夫親徹  
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  
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情慢故言以疾為敬

萬曆十七年刊

詩疏卷之三

三

○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註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脰膾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傳綏安也安然

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

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矣之被羞

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云小

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

乃歡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

**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傳替廢引長

也箋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

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

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

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後今

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

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爾之殺蓋既行之長幼皆

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

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亦大長

萬曆十七年刊

詩經卷之三

三

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曰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

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

甸治也昉

昉墾辟貌曾孫成王也

○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事四井為甸甸

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致為賦

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昀音勻又音昀蘇遵反

又音甸墾辟上苦很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田乘繩

證反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

其畝傳或南或東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

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昀昀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

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

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

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昀昀田也註引此昀昀原隰與甸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宗祖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

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

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down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為遠辭明

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為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

彼不從之耳。信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

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為

萬曆十七年刊

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  
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  
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  
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  
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註言上天同雲是非獨  
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  
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  
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  
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  
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  
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  
小司徒云四丘為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  
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註云丘乘四丘為甸甸  
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  
云丘乘其粢盛註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  
轂一乘足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  
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六

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  
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  
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  
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  
人丈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  
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傍  
一里以治洫故彼註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註引司馬  
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  
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註引司馬法云西  
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  
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  
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衰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  
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  
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

萬曆十七年刊

寺流上之二

三五

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  
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  
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丘甸孫毓云禹平  
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  
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  
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比丘甸之非其義  
也然則鄭爲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  
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  
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  
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  
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  
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  
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  
岐註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  
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爲  
九州九州尙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

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註云高田宜黍稷下田  
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  
曰光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天同雲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雨于傳反崔益之以霽霽既優既渥○傳小雨曰霽  
如字霽芳云反益之以霽霽既優既渥○傳小雨曰霽  
霽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

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霽土革反霽音木優說  
文作霽音憂渥烏學反

**霽既足生我百穀**○疏時在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  
雨下此雪霽霽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

雨而霽霽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  
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  
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



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傳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  
 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  
 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  
 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於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  
 年冬耳○傳小雨霖霖○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  
 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  
 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  
 小雨疆場翼翼黍稷彀彀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彀彀  
 茂盛貌○場音亦下同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傳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  
 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  
 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畀必寐反註疏疆  
 同齊側皆反

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  
 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  
 翼翼然閑整讓畔今黍稷之苗彀彀然茂盛而成長  
 至秋枚刈則晉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之與食  
 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  
 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  
 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  
 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以田  
 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為場翼翼是間暇之名故  
 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  
 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傳斂至  
 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民田也曾孫之  
 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  
 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為齊  
 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  
 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牲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  
 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  
 之辭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諧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報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

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傳剝瓜為菹也

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並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

異物○廬方居反剝邦角反菹側居反便毗戰獻之反刑思約反淹英鉅反漬子賜反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箋云皇君祐福也獻瓜菹

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疏中

音戶田至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疏亦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為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疏是祭必有瓜菹矣豔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之實故文不具耳

傳 周尚赤也 箋 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徐許亮反註及下同鬱雍勿反齊才細反享普庚反執其鸞

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 傳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 箋 云毛以告純也膏脂膏也血以告殺爵以升臭

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仲反臭昌救反 疏 祭

至血管 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

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

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牲之

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

命卿大夫執持其鸞銜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

取牲血與脂膏之脾管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管

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蕭其事今王不

能然故刺之 傳 周尚赤也 正義曰地官牧人云

陽祀用騂牲毛之註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

騂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為陽以

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牲騂剛牲三代祭其廟各

用其所尚之毛色也 清謂至亨時 正義曰禮

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

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

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

祀有五齊二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

然如今宜成醴矣醴猶體也成而滓相將如今恬

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

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

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

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騂酒也昔酒今之曾久白

萬曆七年刻 卷之三

酒所謂舊醢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摠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為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糞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色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為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旱麓云清酒既載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鬯刀謂殺牲祭時則辨牲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旱麓泥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鬯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酌之言乃總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甲於五齊非裸獻所用

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澆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酌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酌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註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酌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辨牲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註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鬯刀以封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鬯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註云

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鸞刀至中節。○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割之取腍骨則此亦卿大夫也。○箋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皮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管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管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管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腍骨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註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是烝是定本及集註皆以此註為毛傳無箋云兩字

### 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傳 云進也 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先祖是

### 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箋 云皇之言睢也先祖之靈歸睢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疏 是烝至無疆。○良反

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歸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箋 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駢牡是牲也酒及血管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二

卷第十三

十三

